

夹关的早市

王文才

—

惊心动魄的、猪被杀的嘶叫声，划破了夹门关的夜空，惊醒了我
和妻子。我没有被搅扰了睡眠的厌恶与诅咒，却把宰杀房里的棒打、
刀刮之声，听成了香严寺里的木鱼声。妻子说，这是高凸凸（ber ber）
家的杀猪房里在杀猪，准备赶早市……

夹门关的人很特别，娃儿大小都喜欢以乳名、别名、歪名（绰
号）称呼别人，认为这样称呼才是熟悉、亲切、没有距离的亲热。叫
学名、大号，反而是见外了、生疏了、有隔阂了。许多人结婚了有孩
子了，甚至有孙子了，也都七老八十了，还被人呼唤着乳名、别名、
歪名（绰号）。被叫的人不但没有丝毫反感，仿佛这就是自己的大名
大号。乌梢蛇、恶母狗、照角斑、孙悟空、洋鸡公、白水鱼，存钱罐、
补锅匠、扁老壳、骗猪匠、刀儿匠，杀猪匠，小白菜、小金椒、金龟
子、干豇豆、土狗子、黄牛、水牛、牛儿子、洋红苕，长寿、水乖
……是在夹门关大街市上或公共场合，经常听人大声高气地叫着和应
着的人名。

高凸凸（ber ber）大号高成军，因十分勤劳，年纪轻轻就累弯了
腰，背上背了个“财包”。“财包”在夹门关叫凸凸（ber ber），人们便



白沫江宽宽的、静静的，倒映着两岸的古柳树和吊脚楼。

以他背上的“财包”为代号，叫他高凸凸（ber ber）。他家住北岸街石灰桥进去约 100 米的小北街上，是一座三合头的穿木结构建筑。他儿子高新年，也十分勤劳，年纪轻轻地背上也背了个“财包”，人们也叫高新年为高凸凸（ber ber）。高成军为大高凸凸（ber ber），高新年为小高凸凸（ber ber）。

高凸凸（ber ber）的杀猪房，是高新年与熊明军两人合伙，在高新年家三合头房屋南面的峰山上，搭个简易棚棚开起来的。与其说小北街是一条街，还不如说是一条进入大堰沟的路。路伴大堰沟蜿蜒延伸，街房随弯就弯地沿路而建，或而凹进去，亮出一个三合院天井；或而凸出来，耸在路中间，道路不得不随弯就弯地绕过去。高新年三合头后面的四合院，原是夹关旅店，同时挂着平落人民法院的牌子，今挂着夹关老年之家的横额。老年之家后面，靠南依次是夹关大礼堂、区政府、乡政府、财政所，靠北依次是王家大院、幼儿园、小学。

从小北街进老年之家的道路，从宰杀房里经过。宰杀房对面的大四合头，原是米家大院，今是夹关医院。医院后面原来依次是文昌宫、文武宫、岱庙（十殿），今全属夹关学校的地盘。里面办着初中、高中，天台、太和、临济、道佐、廖场、朱场、秦场、凤凰场等地的学生，都在里面读书。

高新年嗓门大，对人热情、好客，总是很有激情地与人分享着他网鱼、抽烟、喝酒、杀猪、杀狗、杀羊……的精彩过程。他是有名的打枪子，经常见他扛着砂枪，挑着野物回家，前后左右奔跑着几条黑色的撵山狗。和熊明军合伙开宰杀房后，郑继明、唐武强、姚明甫、王泽华等十多个刀儿匠，走村串户从乡下买回的猪，以及附近人家的过年猪，基本上都吆到这里来请他俩杀。顾主不用背柴禾、不用去挑水，热锅热灶，顾主把猪吆来，几十分钟就背肉回去。免去了不少麻烦，又节约时间，还很撇脱。杀猪卖肉的、杀猪办红白喜事的、杀猪过年的……都情愿来照顾他俩的生意。开始，杀一头猪收5元、10元的宰杀费。几角钱一斤的肉，卖到1元多、2元多、3元多、4元多……刀儿匠卖一头猪的肉赚10多元、20多元、30多元、40多元……宰杀费也随行就市，水涨船高，收15元、20元、30元……刀儿匠和杀猪匠是夹门关人人羡慕的职业。他们肥得流油，生活过得豪放、潇洒很有霸气。

二

我开灯一看，才2点20分。妻子说，夹门关的早市，春夏秋冬天天都一个字——早。天上飞的、地上跑的、水里游的、土里长的……都有卖的，名副其实“买不完的夹关，卖不完的夹关”。夹门关的早市，闲天10点过钟就散了。赶场天从东方发白，一直到擦黑，街上都有人在做买卖。

还没有退凉，再也睡不着了，妻子陪我出去散步。街灯没有亮，一轮圆月高高地挂在天上。街道原来不宽，中间是一溜青石板，两边镶嵌着小鹅卵石。后来两次扩街，锯了街房的挑方和屋檐，铺了水泥路，才变成这般模样。清一色小青瓦盖顶、穿木结构的木铺板街房，一层、两层，鳞次栉比、错落有致地在街道两边排列着。沉澹凝重，一切朦胧。妻子说，好像是走在时空隧道里，一个人肯定不敢走！

两华里长的北岸街，是夹门关最热闹的地段。挨白沫江边的街

房，进深都不长，短的几米，长的也不过十来米。挨二井沟、钟山、佛爷山、何山边的街房，进深要长一些。重大建筑和重要单位，比如城墙、12龕摩崖造像、西川严道府衙、川王宫、天罡祠、吉祥寺、巡检司衙门、铁碑寺、岱庙（十殿）、文昌宫、文武宫、魁星楼、铁龙观、真武宫、天地沙门、桃花府……以及区政府、乡政府、法庭、粮站、供销社、银行、信用社、邮电所、派出所、税务所、理发店、面食店、饭食店、医院、中学、小学、幼儿园、木材站……都设在靠山边的街道上。挨白沫江边的街上只设了漕运司衙门、工商联、缝纫社、国药店……



位于夹关镇小北街上的王家大院。（彭明权 摄）

北岸街两层穿木结构的建筑居多，楼上住人，楼下前面开铺子，后面作厨房或猪圈，铺面上做生意。生意或大或小，或自己做生意，

或租给商家做生意。一条板凳上放簸箕，里面用篾圈摆几堆瓜子、花生、胡豆、糖豆子，或摆点针头线脑、顶针、锥子、香包、溜跟、袜底、鞋垫之类，或在方桌上放几个盆子，卖点腌菜、洋姜、泡菜、水果……也能“老水子喝米汤够糊嘴”。

楼上的窗户和楼下的铺板里，间或有光线透到街面上来。远处，间歇传来狗叫声；近处有呼唤人起床的声音和鼾声。夜风柔柔地吹，身爽心舒畅。

街沿坎上，一团黑影在叽叽咕咕。静静地听，是大爷大娘姑娘小伙们在谈天气、庄稼、牲畜、男人、女人、钞票……妻子说，他们是



建于清咸丰元年（1851年）的永寿桥，为13孔石平桥，呈南北向横跨夹关河。

出远门赶早车，或来赶早市卖菜的。这些人大多来自天台、太和、高何、银杏、临济、廖场、道佐、百丈、中峰，甚至更远些的地方。卖菜的需要有个当道的好位置，才能引人注意，入眼为先，卖个好价钱。好酒不怕巷子深固然有道理，但是作为一般的大多数，有个好位置就抢占了先机。没有时间头天就来抢占位置的，只好当天更早些地来抢占位置了。

咕的一声，朦胧之中有人开门。循声望去，那人拉开了门前的电灯，在伸懒腰、打呵欠。妻子说，那就是你认识的补锅匠李万银。说起来你们还是亲戚，他的爱人就是你高场的表姐。他很有经济头脑，脑袋瓜子灵活，补锅、补鞋、穿毛刷、打衣服、卖衣服……学什么会什么。现在是拥有几辆车的老板了。

三

谈话间，一辆挂着“夹关—成都”线路牌的豪华型空调客车来了。司机是我的弟子杨仕，售票员是他的妻子，姓吴。杨仕家住泗坪上，

是明代朝议大夫杨世安的后裔，父子天官杨状元是他的本家。可他读书不怎么样，捣弄起小家什来，却无师自通。当泥水匠后经营客运车发了财，在南大街修起了几间街房，开起了超市，超市交给家人打理。他爱人从车窗口探出头来，向坐在街边的人大声喊着：“到邛崃、新津、双流、火车北站、荷花池的赶紧上车了，车马上就走了。”

接着，一辆挂着“夹关—雅安”线路牌的客车紧跟其后。司机是表姐夫李万银，售票员是他妻子，我高场的表姐。她也从车窗口探出头来，向坐在街边的人大声喊：“到中峰、百丈、名山、雅安的赶紧上车了，车马上就走了。”

妻子说，李万银的车3点半去雅安，杨仕的车3点到成都。现在赶车可方便了，从早晨6点半到下午6点，每隔10分钟就有一趟车从这里发出。又说，这里可以买到去全国各地的火车票和飞机票。

街灯亮了，有人在开铺板，有人在掏灶灰、劈柴生火，有人在倒垃圾，有人在扫街……一辆板车咕噜咕噜地拉着满车的豇豆、南瓜、茄子来了，后面掀车的是位老太婆。拉板车的是我的弟子，砂坝头的李军。他读书成绩很好，就是考不得试，一考试就总是差那么一点点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东方不亮西方亮，高考落榜后在家种植蔬菜，成了远近闻名的蔬菜大户。后面掀车的老太婆是他的母亲，母子俩种植蔬菜，从不因为图简单方便而使用化学肥料，全用自然肥浇灌。由于口感好，尽管比其他同类蔬菜价格要贵些，人们还是喜欢买他母子俩的。他母子俩的蔬菜，每天总是最先卖完。

嘎咕，嘎咕，嘎咕……黑古隆冬的巷道中，走出一队充满青春活力的闪闪悠悠的黄杨扁担。这些姑娘小伙，一个都不认识，大概是从外乡来赶夹门关的吧！到江边走走，妻子说，空气挺新鲜的。

四

白沫江把集镇分成南北两岸，再由庆元桥、永寿桥、万福桥连接

起来。据今存的庆元桥碑对联“成梁遵夏令，磐石奠周疆”和“大清四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使巡检司”“钦加二品顶带赏赐花翎四川分巡建昌兵备道署理盐茶道”“建南使者”，以及茶马古道修葺碑题写的碑额“周道如砥”推测，夹门关至少有三四千年的历史了。但，有史可查的只有 2300 多年。

唐朝以前，大板崖和啄子山如同两扇大门，只留下一线天的门洞，是一夫当关、万夫莫开的要塞。大汉设关称夹门关，集镇建在要塞之口，街称夹门洞街，官称夹门关镇，简称夹门镇，乡人叫夹门洞乡；宋时，夹门洞街发展转至下方，麻柳树兴顺号盐商码头，成为场



南岸街上也是人来人往。

镇中心码头街。宋元时，以兴盛号码头为场镇中心的盐商码头街，下迁到以铁碑寺为中心的半边街；就在这时或之前，因香严寺下的河叫清江，这街名被人叫作清河场。清咸丰和同治两朝，江上相继修

起了庆元桥和永寿桥，南岸大南乡和北岸长川乡开始互通。清末民初，街址逐渐下移，又在庆元桥和永寿桥下游修起了万福桥。民国时期，大南乡和长川乡合并称夹关乡。1985 年，夹关乡又改称夹关镇。

白沫江宽宽的、静静的，倒映着两岸的古柳树和吊脚楼。楼中透出的灯光，在江面上拉得长长的、弯弯的。江边，码头上，闪烁着星星点点的灯光，那是赶早市的人在给自己的菜“梳妆打扮”——为了菜有卖相，买家看起来干净、鲜嫩。个别菜贩子为了让自己的菜增加重量，在江边点着煤油灯、应急灯、电筒、火把淘菜。

东方，小古儿山顶与天际之间，出现了鱼肚白。沆瀣渐渐退去，庆元桥、永寿桥和万福桥，以及沿岸浑身疙疙瘩瘩、生长得稀奇古怪、爬满青藤的麻柳树，在吊脚楼与吊脚楼之间探出的身影，越来越清晰。麻柳树枝条尽可能地伸长脖子，与对面伸来的麻柳树枝条几乎交颈了。似乎在争相张望着白沫江的源头与尽头。宽宽的白沫江上空，被柳树枝条弄成了名副其实的“天缝峡”。

好事多磨。神秘莫测的江面上，沆瀣还没有退尽，白白的水雾却又升腾了起来。这水雾起先是淡淡的、薄薄的、轻纱般地升腾着、缥缈着，两岸翠绿的麻柳树，刚刚露出令人心仪的绿色，却又羞涩地躲了起来。远处的山峦，更是将身影藏得严严实实。江上的景色，显得更加虚幻而神秘了。

渐渐地，东方的朝霞，像是迸发出了洪荒之力，奔放而热烈地拥抱着夹门关。江上的水雾变成了令人惊叹的霓裳，覆盖着夹门关的一切，煞是光鲜、华丽、摄人心魄。不一会儿，太阳出来了，水面上隐隐约约地发出嘶嘶的声音，水丝在水面上跳动着，像一个个小人儿穿着霓裳在跳舞。

江面上的霓裳，或厚，或薄，或皱，或展地变幻着，飘逸着。江岸上，间间歇歇地传来天籁之音：是鸡鸣？狗吠？鸟语？人声？从杨湾方向飞来三两只雪白的鹭鸶（乡人叫老鸬），在江岸上优哉游哉地弹动着修长的腿脚，似在寻找着什么东西，乡人习惯地把这景致叫着“白鹤弹琴”。

杨湾那片树林的竹尖、树尖，是鹭鸶的家。鹭鸶哇哇地叫着，把一片片竹尖、树尖，压得弯弯悠悠的，风动酷似龙摆尾。林中地上，不时跳动着挣扎的泥鳅、黄鳝、鱼儿，这景致不失为夹门关的一大风景！

忽而，江岸上悠哉游哉的鹭鸶，不知受了什么惊扰，扑闪着雪白的翅膀，急促地飞了起来。发出哇哇的叫声，向天空猛冲而去。继而又旋回来放缓速度，在江面上低低地滑翔着。几个背鱼篓，或拿鱼竿、或提鱼网的人，从身边走过，他们的鱼篓坠坠的，有点沉。

五

我和妻子沿北岸街、万福桥、南岸街、永寿桥，画了一个圈，又回到最热闹的街道上。这段街从巡检司衙门（粮站），到岱庙（夹关中学）门口。然而，热闹中的热闹还是从漕运司衙门（工商联）至石灰桥（饭食店）这段，因为政治机构、经济机构、文化机构、卫生机构、工商机构等都设在这段街上。

街道两边摆满了肉案、菜摊、小吃和各种摊子，郑继明的肉案摆在政府对面的缝纫店外面，唐武强的肉案摆在国药店对面的邮电所外面，姚明甫的肉案摆在供销社五金门市对面的银行外面，王泽华的肉案摆在供销社农资门市对面的信用社外面……

也许我和妻子是外来的，或是其他原因，夹门关人都称我为王老师，称我妻子为高会计。早市上的刀儿匠，都是熟脸人，他们或在挂肉横梁上或在磨刀铁上快速地荡着刀，见我和妻子从案前走过，就停下伸过手来，热情地招呼道：“嗨呀，王老师，好多天没有见到过你了，到哪里去来？……过来我跟你讲，这坨精肉拿回去炒芹菜，很安逸！”“王老师，我晓得你喜欢吃背柳肉，别人编我卖给他，我都没有干，是我专门给你留的。”“高会计，这块二刀肉，拿回去整烩锅肉，巴适得很！”

……

遍街人头攒动，车声、铃声和讨价还价声，声声交错，争相叙述着夹门关早市的热闹与兴旺。

回去吧，煮饭吃了，我还要上班，妻子再三催促。我心里极不情愿，却还是跟妻子一同回家去整早饭吃。

早饭后，妻子上班去了。我满怀希望地独自来到街上，赶起早市来……

（本文图片除署名外，均由王志祥提供）